「違法達義」殘害青年 「有識之士」逍遙法外

議事論事

文 禮

「羅黃周」三人被判即時入獄，引起反對派的強烈不滿，攻擊律政司「政治檢控」，甚至抹黑高院法官。更有甚者如「佔中」始作俑者戴耀廷，攻擊稱法官判詞是「法律原教旨主義」，又含沙射影地稱「當中涉及很多政治因素」；而本周末還將舉行一場「聲援」三人的遊行。顯然，反對派意圖動員支持者發起對抗法庭判決的行動，其用詞之極端、用意之惡劣，無法不令人憤怒。如果再加上美國媒體的連番攻擊，可以看到，一場破壞香港司法獨立的「風暴」正在醞釀當中。稍有不慎被反對派運作成功，可能造成嚴重的法律後果，甚至動搖整個香港的法律制度。

案件最終會上訴到終審法院，因此，很多人寄望由終審法院來應對這場反對派發起的法律風暴。我們在寄望事件可以隨着進入法律程序而得以在法律制度內解決的同時，亦應當再次審視案件的本質。**反對派試圖打「悲情牌」、「混淆牌」以轉移視線，但社會各界應當看清楚，當前的判決並非要針對或者扼殺年輕人的政治參與，而是關乎維護香港向來行之有效的法治。而三名被判入獄者，罪行清晰已無可否認，更關鍵的一點是，其罪責都源自於反對派所鼓吹的「違法達義」、鼓吹「違法推動民主」的「洗腦式」政治灌輸。**

鼓吹暴戾風氣 煽惑激進學生

儘管「佔中」主事者不斷否認自己的責任，然而，當我們梳理過去數年來發生的幾宗大事的時序，便可以清晰地看到問題所在；2013年初，戴耀廷提出「佔中」主張，其後整年都在傳播「違法達義」的「公民抗命」；2016年6月，反新界東北撥款暴力衝擊立法會事件出現；2014年9月26日，羅、黃、周三人發起「奪回公民廣場」的暴力衝擊行動；兩天後，非法「佔中」開始；2015年12月，立法會外發生爆炸案；2016年2月，大規模的「旺角暴亂」出現。從中可以看到一切暴力違法的「起源」與「開端」。當然，有人或許會認爲，這是長期積累的社會問題，不能只怪一人，問題在於，如果沒有「違法達義」的誤導，是不可能有如此多年輕人參與違法行動的。

正因如此，高院法官前日在判詞中指出：「香港社會近年瀰漫一股歪風，有人以追求其心目中的理想或自由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力爲藉口而肆意作出違法的行爲。有人，包括一些有識之士，鼓吹『違法達義』的口號、鼓動他人犯法……這些傲慢和自以爲是的想法，不幸對部分年輕人造成影響，導致他們在集會、遊行或示威行動時隨意作出破壞公共秩序及公衆安寧的行爲。」誠哉斯言！

戴耀廷之罪，可以說在於以「學者」的妝扮去欺騙學生。他昨日在電台節中稱，自己從沒有叫人任意違法以達義。顯然，這又是狡猾地推卸自己應負的責任。在戴某《反思公民抗命與法治》一文中把法治分爲四個層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以至「違法達義」的「公民抗命」。他在一次訪問中說：「所以違反不義的法律以達到公義，是符合法治的做法」。什麼叫「不義的法律」？當前的公安條例，是沿襲港英時代，過去數十年一直行之有效，何處不義？顯而易見，這種「違法以達義」已經成爲反對派政治煽惑的「利器」。他們以「達義」之名，去行「違法」之實，以此來煽動、蠱惑年輕人去衝擊現有制度、衝擊社會秩序，而且還能冠之「義不容辭」。

戴某之狡辯，是利用市民對法律的不熟悉，以「專家」的形象去誤導公衆。他前日引出英國終審法院大法官關於「公民抗命」的一段話，同樣是在誤導公衆。英國、香港、美國，都是普通法管轄區，在對待戴某口中所謂的「公民抗命」案件，會是怎樣的判決？

青年成「炮灰」禍首說「風涼」

2011年9月17日，美國爆發「佔領華爾街」運動，大批示威者開始在紐約祖科蒂公園紮營，喊出口號「99%的人反抗1%的人」。在爲時數月後，美國警方開始驅除，並採取檢控。當中有一個很出名的案例。奧爾森是「佔領華爾街」一名參與者，在美國銀行多家分行外人行道上用小孩用的水溶性粉筆塗寫反對大銀行的標語。檢察官援引州破壞公共財物法規，對奧爾森提出13項「故意損壞」罪名起訴，最高量刑爲13年監禁、1.3萬美元罰款。當其時律師試圖在法庭辯護中扯上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以「自由演說、自由言論、公開討論」等緣由爲奧爾森免責時，法官予以禁止。一些媒體分析說，奧爾森是因爲鼓動和推動「佔領華爾街」運動而被檢察官從重量刑。至於其他「佔領者」，也都受到數月甚至數年的監禁判決。

如果套用戴耀廷的言論，同樣是普通法地區，所有「佔領華爾街」都是「和平」的「公民抗命」，爲何美國可以如此判決、而香港不可以？

還是高院法官說得一針見血。像戴某這樣的「有識之士」，不斷散播「違法以達義」的錯誤言論，向年輕支持者「洗腦」，煽惑年輕人去暴力違法。可惡的是，昨日他還繼續在說一些不痛不癢的「風涼話」，繼續鼓吹「違法以達義」。這種罪行遠較被利用者更為嚴重。情況好比，在一宗綁架案中，主謀雖然沒有參與實際行動，但往往是罪案發生起決定性作用的人。令人感到可悲的是，年輕人被戴耀廷誤導而入獄，但眞正的要負上法律、政治與道德責任的人，卻繼續逍遙法外。

◀年輕人被誤導而入獄，但眞正的要負上法律責任的人，卻繼續逍遙法外

美打「悲情牌」圖美化暴力對抗

議論風生

沈家聰

羅冠聰、黃之鋒、周永康三人被判即時入獄，反對派先是群起圍攻抹黑法官，繼而請來幕後大老闆的美國政客，赤裸裸攻擊香港高院的判決，恐嚇及威脅法庭的言論，並極其肉麻地吹捧三人爲「英雄」、「良心犯」；而美英的一些媒體，更是發出干預香港司法獨立、攻擊中央政府的言論。**顯而易見，當前已經出現一場反華亂港的大集結，意圖將三人打造成「悲情英雄」，通過向法庭施壓以達到在終審改判的目的，以繼續美化暴力、煽惑年輕人對抗政府。然而，這種「悲情牌」實在太過拙劣，公然踐踏香港的法治，更與香港民意民情嚴重悖離，其目的注定會破產。但對香港市民來說，應當提高警惕，反對派及英美勢力極可能在未來一段時間採取更多挑撥離間、分化社會的政治手段。**

全方位攻擊抹黑法官

不論從哪一個角度講，羅黃周三人被判入獄，這是香港特區內部之事，容不得外國人置喙。但平日口口聲聲要尊重法庭判決的香港反對派，卻採取極端手段，公然攻擊抹黑判案的法官。但問題遠非如此簡單，一場更大的反華亂港行動正在集結當中。市民看到，從反對派及美英媒體的「輿論造勢」，到美國政客的公然干預；從發起各國反華聯署行動，到美化暴力犯罪，已經到了極其嚴峻的地步。

先是李卓人在社交網絡上公布兩名美國反華政客針對法庭與法官的威脅聲明；其後，所謂的「國際聯署聲明」展開，包括美國反華政客在內的十九人在聲明中稱，「黃之鋒、周永康、羅冠聰理應受到尊重、鼓勵及支持，而不是被監禁。昨日是香港黑暗的一天，這應該受到國際譴責。」而美國會衆議院少數黨領袖佩洛西（Nancy Pelosi）也作出聲明回應，稱三人被改判入獄的決定「過分」（egregious）、是中國違背「一國兩制」承諾的最新證據，並形容昨日是「民主黑暗的一日」（dark day for democracy），云云。

除此外，在民主黨林子健事件中出醜的《紐約時報》，其編輯也撰文稱，建議諸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在下月的提名期，提名羅、黃、周，並形容他們是「香港首批良心犯」（Hong Kong's first prisoners of conscience）。該編輯更狂妄地稱，判決被禁參選五年，證明「一國兩制」只是「無意義的口號」；諾貝爾和平獎應該提名三人以幫助他們「對抗中共巨人」，云云。

不僅如此，《路透社》前晚引述一位不願具名的政府高層消息稱，案件早前判三人不用監禁，當時律政司內的高層檢控人員不建議政府上訴。不過袁國強卻推翻檢控人員的建議，堅持重開雙學三子的案件。這種無法證實的「放料」，顯然是針對特區政府律政司而來，是意圖醜化律政司、醜化香港的司法制度。

從反對派政客，到美國反華政客，再到反華媒體，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行動已經開始集結。他們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以這種方式向香港的法官施壓，以在終審時作出重大改變；並打「悲情牌」去美化入獄三人，以達到繼續煽惑年輕人的目的。美國人之所以如此焦慮，根本原因在於，黃之鋒等人是其一手栽培的「政治明星」，如果美國人無法「保護」黃某，則會對其他年輕人造成嚴重的影響，日後再要聽美國人指揮也就難上加難了。

這是赤裸裸的干預中國內政，更是對香港獨立司法制度的公然踐踏。如果任由其繼續下去，無疑是對香港社會與市民利益的嚴重破壞。正因如此，昨日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指出：這是外國勢力同香港反中亂港勢力相互勾結，粗暴干預香港司法獨立、蓄意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大暴露。這些人打着「捍衛香港法治和司法獨立」的幌子，做的是干預香港司法、破壞香港法治的勾當，再次暴露了他們沆瀣一氣、不擇手段、反中亂港的眞面目。我們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必須指出，香港是中國的香港，我們絕不允許任何外國政府、機構和個人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國內政和香港事務。我們要求美國政府遵守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反對並制止上述議員的反華亂港言行。我們也希望香港社會認清和抵制李卓人之流裏通外國、挾洋自重、反中亂港的圖謀和行徑。

▲美國政客意圖利用此次判決發起新一輪反華亂港政治行動。圖為反對派集會「撐」羅黃周三人 法新社

未來可能有更多破壞舉動

事實上，美國人及其在香港的辦事人，所作所為已經遠遠悖離了香港民意。香港的法官完全是在獨立判決，沒有受到任何政治影響。過去每年的法治排名，香港都遠遠高於美國。而香港市民也都深信，羅黃周三人是「罪有應得」。對法官的攻擊，完全是不能接受的。

昨日香港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極其罕有地針對當前反對派的批評而發出聯合聲明，當中指出：「我等要指出，香港法院的判決是據法律應訴訟某方的申請而作出的。我等未見有任何跡象顯示近日引起各方評論的幾宗上訴判決是建基於法理及法律以外的因素。不論個別人士對刑期的看法如何，有關被告人就着所干犯的罪行是經適當的法律程式審理而獲定罪及判刑，而涉案人士亦有獲得適當的法律代表」、「若對法庭判決提出沒有根據的抨擊，甚或表達該判決是受香港以外的政治考慮影響而作出，這些言論不但不合理，亦有損香港司法及香港社會整體的利益。」

兩大律師會的聲明，已經說了問題的根本。當前美國人及香港的反對派完全是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去破壞香港的根本利益，這種行徑注定會失敗。但市民亦應提高警惕，判決涉及美國人的根本政治利益，美國人不會善罷甘休，未來極可能會出現更多政治事件。

孔鉉佑接替武大偉 任重道遠

外交觀察

延 靜

近日獲悉，外交部長助理孔鉉佑接替武大偉，擔任中國政府朝鮮半島事務特別代表。筆者認爲這是正常人事更迭，「新老交替」，但卻引起外界的廣泛關注和猜測。

筆者與此兩人都有過接觸。武大偉1946年生，逾70歲，曾擔任外交部副部長6年，卸任後自2010年起擔任中國政府朝鮮半島事務特別代表，至今已7年。在此期間，美國、俄羅斯、日本、韓國均多次更換代表，最少更換的朝鮮代表也已易人，相比之下武大偉特別代表的職務相當穩定，他爲朝核問題的解決，爲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曾奔走美、俄、日、韓、朝，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孔鉉佑生於1959年，現年58歲，自2015年擔任外交部部長助理，主管亞洲地區事務。他曾任中國駐日本使館公使，後任中國駐越南大使。擔任部長助理後，他出訪過亞洲多個國家，也曾前往俄羅斯、韓國主持外交磋商，熟悉包括朝鮮半島問題在內的亞洲事務，出任中國政府朝鮮半島事務特別代表應該說順理成章。

接觸中感到，武大偉處事精明，但不乏務實精神。孔鉉佑比較務實，但也有過人精明之處。兩人均處事冷靜沉穩，考慮嚴謹周密，善於把握大局。不過現在看來，孔鉉佑的擔子更重，武大偉是在卸任副外長職務後擔任特別代表的，而孔鉉佑是在擔任部長助理的同時，擔任特別代表，兩者需要兼顧。

外界猜測中國爲何在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升溫的情況下更換特別代表，是不是政策有變，筆者認爲兩者沒有什麼關聯。中國對朝鮮半島的政策是一貫的，歷史性的，不會因爲人事更迭發生什麼變化。中國一貫主張，朝鮮半島問題錯綜複雜，核心是安全問題，只有通過外交談判，使各方的合理關切得到滿足，問題才能徹底解決。朝鮮半島局勢緊張和緩和的反覆，責任不在中方。

孔鉉佑上任後會不會出訪有關國家，也是外界所關心。當前朝鮮半島局勢持續緊張，但也出現了某種緩和跡象。朝鮮已暫緩對關島發射導彈，美國表示願意與朝鮮對話，韓國不允許朝鮮半島再發生戰爭。這些都是積極因素。在此情況下，孔鉉佑是否會巡訪有關國家，發揮他的聰明才智，促成對話或六方會談復會，使朝鮮半島問題走上正確道路，這不僅爲外界所關心，也是關心半島局勢人們的期待。

原資深外交官

巴塞羅那的恐怖貨車再敲反恐警鐘

張敬偉

西班牙又發生恐怖襲擊了。當地時間17日，西班牙著名旅遊城市巴塞羅那發生貨車衝撞事件，已致13人死亡、80人受傷，其中15人重傷。另據報道，西班牙警方在巴塞羅那旁的坎夫里爾斯擊斃數人，以阻止「第二次恐襲」。

從獨狼襲擊到貨車衝撞，歐洲各地的恐襲事件近年來頻發。這焦慮了歐洲人脆弱的心臟，考驗着歐洲各國的智慧。恐襲原因，不同的立場會得出不同的答案，肯定的是，歐洲面臨着系統性的難題。

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兩大文明不僅存在歷史的糾葛矛盾，更有現實的利益衝突。以中東爲例，無論是「九一一」之後小布什發動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反恐戰爭，還是ISIS（伊斯蘭國）的新恐怖主義，以及沒完沒了的敘利亞戰爭，美歐西方國家都深涉其中。包括讓歐洲焦頭爛額的難民危機，也是敘利亞內戰和ISIS擾亂中東的副產品。

本次西班牙貨車衝撞事件，在西班牙人驚魂未定時，ISIS就承認對此事件負責。凸顯歐洲介入中東事務帶來的後遺症有多嚴重。「九一一」事件後，國際社會也流行一種觀點，那就是西方世界應對恐怖主義負主要責任——甚至是咎由自取。這種邏輯在於，美國和歐洲對中東尤其巴以衝突站在以色列一邊，從而在中東地區啓動了反對西方的極端宗教勢力。

這種觀點有一定道理，畢竟恐怖主義也是有因果關係的。但是從歐洲發生的恐怖襲擊看，也不完全如此。歐洲和中東地區地緣交接，對於來自中東地區的難民，首選歐洲。作爲老牌的發達地區，歐盟內部的德國採取道德主義的立場和對難民開放的態度。雖然歐盟內部存在不同意見，但還是接受了大批難民。難民之間，夾雜了很多極端宗教分子，從而爲歐盟帶來了恐怖主義隱患。

歐盟寬容的難民政策現在備受詬病，但是如果歐盟當時不接納中東難民，也將背負沉重的道德壓力。因而，難民中間夾雜了恐怖分子在歐洲製造恐怖襲擊並非歐洲恐襲頻發的主要原因。

法新社

歐洲恐襲的根源還是內因。歐盟擴張太快，歐洲統一的千年之夢在二戰後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基本「一統山河」，歐盟也成爲全球範圍內政治經濟一體化的範本。但是，統一的背後是歐盟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而且各國擁有獨立的財政金融政策，而且各成員國大都實行高福利政策。在單一貨幣政策下，經濟水準較低的國家就造成了債台高築。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從南歐的「歐豬五國」爆發，危機導致希臘等國政局動盪，也引發了脫歐（歐元和歐盟）危機。經濟糟糕，民生壓力增加，中東移民在歐生活境況最差，加之接納難民超過了限度，各種因素疊加，導致社會矛盾加劇。

生活在最底層的中東移民和難民在ISIS的蠱惑下，成爲恐怖頻發的危險點。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歐盟已經走出危機陰霾，但是歐盟依然不穩定。英國正在和歐盟進行脫歐談判，歐洲大選年雖然度過了馬麗娜—勒龐帶給法國的危機，但是民粹主義的陰霾依然籠罩歐洲上空。敘利亞內戰，歐洲各國也是關鍵一方；ISIS在各方打擊下還在垂死掙扎，在歐洲製造恐怖襲擊成爲其常規性的報復手段。

從倫敦到巴黎，從柏林到歐洲的心臟布魯塞爾，恐怖主義在歐洲已經「暢行無阻」。由於西班牙處於伊比利亞半島，處於歐盟的西南端，加之西班牙經濟萎靡不振，這個國家發生恐襲並不令人驚奇。

客觀而言，現在是歐盟最艱難的時候，內憂外患纏身，加之難民安置更為棘手。要想擺脫恐怖主義之害，歐盟內部還需強化內功——實現經濟復甦，改善民衆生活的同時，讓歐盟市場成為眞正統一的整體，讓歐洲從鬆散的同盟變成一個強大的國家，才能實現有效治理，杜絕恐怖主義之害。

有着民主傳統和聯邦情結的歐洲，恐怕很難做到內部的統一。因而，歐盟內部的恐襲之害，短時間內還難以禁絕。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